



什么是“610”

【明慧网】所谓的“610”，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、遍布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恐怖组织，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，是一个未经行政授权、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秘密任务、推行和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的非法机构。各地“610”不法人员操纵公检法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还打着“法制教育”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，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、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。

“610”类似纳粹盖世太保，又类似于文革期间的“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”，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组织。“610”不见于中国任何公开机构名单的组织 and 任何公开的政府文件与正式的法律文件，从成立到系统实施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。

据《江泽民其人》一书揭露，江泽民曾与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有一个秘密谈话，其中就有这么一条：“一般不发红头文件，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，不署名，一概说是‘中央批示’！”可见迫害元凶自己也知道是见不得人的，怕留下迫害证据。

“610”对信仰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行天理难容，同时，“610”作恶者也将承担所有恶行的一切果报，如不悔改，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惩治。◇

佳木斯市孔凡英遭长期迫害离世

【明慧网】这二十多年来，孔凡英遭中共警察、社区人员一次次的绑架、抄家、关押勒索、骚扰等迫害，被迫搬了几次家。二零二一年六月份，兴佳社区和松林派出所和木材社区三方互相串通后，两名警察和一个女的又到她的新住处骚扰，当时她坐在轮椅上，不能说话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
这次受到了恐吓，孔凡英消瘦了许多，再次旧病复发，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被送到医院抢救，与七月十日晚八点离世，终年67岁。在她离世一个多月之后，木材社区人员还给她丈夫打电话，让她去一趟……

一、修法轮功做好人

孔凡英是佳木斯亚麻厂退休职工，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。因为法轮功是修真、善、忍，从修炼开始就严格用真、善、忍要求自己，做事为别人着想。特别是在单位上班时，自己的活干完了，还主动帮助别人干。有休病假的人手不够时，安排她一个人干一个半人的活，工资不多开，她从不争斗；有时手巾、肥皂盒、工作服丢了，她从不发脾气。同事们说她变了，她也感到修炼法轮功后工作顺利，家庭和睦。本来对人生失去信心的她，从新充满了希望。

二、进京上访被绑架勒索

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孔凡英想为大法、为师父说句公道话，于是走上了进京证实大法的路。二零零零年六月份，刚到佳木斯火车站，就被等候多时的亚麻公安处马德仁（此人现已死亡）绑架，被永红分局大队长石秀文开车拉到永红分局，送看守所非法拘留三十天，勒索三百元现金才将释放。

二零零零年十月份，孔凡英再

次和一名老年同修进京上访，在天安门城楼做了法轮功第二套功法的头顶抱轮，后回家。刚到家大约半个小时，就被带到亚麻公安处，于涛提审，他们让写保证不进京、不炼功，孔凡英不写，被潘佳力、于涛送到佳木斯永红分局，再次送进了看守所。

孔凡英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绝食，在集体绝食第四天，滴水未进的情况下，被恶警送进了劳教所，因身体情况劳教所拒收孔凡英，但恶警没有放，而是返回看守所继续迫害。因长期关押，看守所里阴暗潮湿，孔凡英全身长满了疥疮，刺痒得难忍。

在零二年底元旦前夕，孔凡英再次绝食，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日被释放，这次共被非法拘留81天。永红分局向她丈夫勒索了三千元现金，当时她丈夫下岗，孔凡英被停发工资，已没有生活来源，只借到一千八百元交给他们。当时，孔凡英疥疮很严重，皮肤红肿，全身刺痒的，无法入睡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她回家的第十五天，母亲去世，孔凡英硬撑身体参加了母亲的葬礼。在她母亲火化的当天晚上，孔凡英刚到家不到半小时，社区杨老六敲开门，片警李小东让她写保证不炼功，李小东经常来骚扰孔凡英，长期扣压她的身份证。

三、被绑架迫害、险些遭到药物迫害

零二年警察在全市大搜捕法轮功学员时，永红分局石秀文开车到孔凡英家抓捕，被拒门外后，当天晚上佳西派出李小东让杨老六敲开门，后李小东领四名警察非法闯入孔凡英家，把她家大小屋、床上床下、衣柜全搜了一遍，最后只搜到一份资料，就让人把她带走。

（接下页）

（接上页）到了佳西派出所，他们让孔凡英写保证不再炼法轮功，孔凡英不写就被轮班提审，孔凡英不配合，恶警就要把她送进看守所，刚走出佳西派出所的门口，在院里听到她丈夫的喊声，“警察打人了！”就没有声了。孔凡英回头看去，有三个警察，其中有两个警察在她丈夫的身边，一边一个，一手按着他的肩膀，一手把胳膊扭到后背，另一个警察用手掐着孔凡英丈夫的喉咙，这样他们把孔凡英绑架到警车上送进看守所。

到了看守所，孔凡英一连几天没有知觉，心脏病再次复发，全身疼痛无力。面对迫害，孔凡英开始绝食，看守所的男警察和一名姓顾的医生，领四五名男犯人，按着她给她灌食。孔凡英不张口，顾医生就用铁的开口器撬开牙齿，当时就把孔凡英的上下几颗牙撬松动。孔凡英全身抽动，当医生抽出胃管时，孔凡英当时就倒下了，将灌的东西全部吐出。

看守所的张医生端一小盆粥说：孔凡英我给你做的是纯绿色食品粥，是用五样米做的。孔凡英告诉他：她不喝，如果要吃就和法轮功学员吃一样。这时他让号里一个女犯人看着孔凡英把粥喝了，那个女犯人让孔凡英喝她不喝，她说：如果你真的不喝，那我就都喝了。东北方五月的天气到了晚上还是比较凉的，号里人都是盖着棉被睡觉，而那个女犯人却是被子也不盖了，内衣也脱了，只穿个乳罩，坐在大木板炕的过道中间，当巡逻的警察过来看见她在那坐着，就喊了一声睡觉了，她没有动，也没有什么反映，象傻了一样。巡逻的警察看见她，就喊了一声：睡觉了。她还是一动不动，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就那么傻呆呆地坐在那。这时，孔凡英才明白，原来那盆米粥里被投了毒。

孔凡英当时吃饭的时候，牙齿已被撬得疼痛难忍，不能咬窝头，只好用手把窝头碾碎了，用白菜汤泡着喝，每吃一顿饭不知要吐多少次，一吐就是二十来天，直到吐的

是苦的绿水（胆汁），恶警才将她释放。这次孔凡英被迫害三十天，勒索三百元现金。

四、佳木斯佳西派出所和亚麻厂社区的犯罪行为

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上午9点多钟，佳木斯佳西派出所、亚麻厂包片民警恶警高宇飞、协警盖芯又非法闯入孔凡英家敲开了门。高宇飞手持摄像机对着她拍摄，盖芯一手持刊物、一手使劲拽门并说：我们是来采集信息的，必须开门进屋，孔凡英用力往里拽门拒绝进屋，邪恶的阴谋未能得逞。

恶警又再次返回龚三龙夫妇家砸门，这次又说是派出所的。邻居看见，他们砸不开门就用万能钥匙开，用东西撬门镜（猫眼儿），两次砸门大约40多分钟，楼下围观了很多。

五、再次被绑架、勒索
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，大约晚9点多钟，孔凡英在郊区友谊社区发放告诉人们做好人的真相资料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（年轻男子）。他拿手机打了110，他从自行车上把孔凡英拽下三次，把她连人带车拽倒了，拽住她的衣服袖子不撒手，然后又给佳西派出所打电话。警车来了，当时孔凡英的心脏病出现突发症状，这时佳西派出所警察三个人把她带到佳西派出所，翻兜、询问，然后三名警察带她来到她家搜查，又把她带到佳西派出所，交给了一名值班警察。

孔凡英坐在沙发上，这警察把她撵下来，让她坐在靠墙的冰凉硬板凳上，坐了大约一个多小时，当时她肾病复发，一宿上了十多次厕所。孔凡英被迫害得身体旧病复发，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，两胯神经疼痛，腰直不起来，疼得她一宿没有合眼。第二天早上交接班后，警察窦金峰开始做笔录，田文斌说：“快点签，签完放你回家”，田文斌按住她的手，强行让她按了手印签了字，之后他便打出好几篇文件，她不知道文件写的是什么。

孔凡英当时的身体状态很不好，被迫害得坐、站都支撑不住

了，警察也不肯放过她，她的家人知道后，找人给了人情钱2000元，警察才把她放回来。

六、持续不断的骚扰、恐吓等迫害

去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一天下午，她出现了病况，被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不省人事，在重症监护室呆了十三天，才抢救过来，出现了脑出血半身不遂症状，然后又转入了宏大医院做康复治疗，住了一个多月的院，五月中旬才出院，她的身体还是半身不遂，行走得人搀扶，有时还得坐轮椅，说话语言有障碍，说话费劲，就是这样，兴佳社区的中共人员，也没放过她。大约六月份，兴佳社区的姓赵的书记，让她丈夫代替她到社区签不炼法轮功字，在社区赵书记及工作人员的威逼诱惑下，她的丈夫替她签了不炼功的保证书，还有社区姓马的给她丈夫录了像。就这样她又搬了一次家，搬到一个新地方，中共邪党的警察及社区工作人员还是没放过她，二零二零年八月份，兴佳社区的中共人员又给她丈夫打电话，叫她丈夫去，说是“配合社区工作”，她丈夫说：“你们不干好事，我不去。”她丈夫没去。

中共邪党的警察及社区工作人员还是没放过她，二零二一年六月份，邪党党庆100周年，兴佳社区和松林派出所和木材社区，这三方互相串通后，由松林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和一个女的到她的新住处进行骚扰，女的没进屋在门外，去的两个警察进屋一看，她坐在轮椅上，不能说话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其中一个警察又和孔凡英照了相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

这次受到了恐吓，孔凡英心情跌落到谷底，精神振作不起来，人消瘦了许多，再次旧病复发，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被送到医院抢救，于7月10日晚八点被迫害离世。她离世一个多月之后，当地木材社区的人员还是不放她，还给她丈夫打电话，让她去一趟，让她去“检查身体”。